

纪念

近年来,儿童文学界多位老前辈作家、评论家离世,他们留下的作品及研究成果是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宝贵财富。《文艺报》特开辟“纪念”专栏,追忆他们的为人与为文,以文字铭记他们闪光的精神。

北京作家协会名誉理事、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葛翠琳,因病医治无效,于2022年12月27日13时57分在北京逝世,享年92岁。专栏第一期特刊发金波老师的回忆文章,怀念这位给孩子带来温暖与爱,给作家带来关怀和影响的童话作家。

难忘那声音里的暖

——怀念葛翠琳大姐 □金波

很久没有听到葛翠琳大姐的声音了。在从前的日子里,常常听到她的声音,有时是面对面交谈,有时是电话里交流,还有有的时候,是开研讨会听她的发言。无论是哪一种形式的交谈,我都会感受到她的声音,她独特的声音,感受着她的声音里的暖。每当回忆那种情景,就想到我们这位备受大家崇敬的儿童文学老祖母。我常常忘记她的年龄,在这次关于她去世的讣告里,我才准确地知道她已经92岁了。我想起大约在20年前,她来我家让我陪她去拜访柯岩,他们在闲谈中,说起了各自的年龄,才知道柯岩年长她一岁。我还没有插话,柯岩就说,你就是小老弟!是的,今天我才意识到了,葛翠琳大姐是在92岁的高龄中离开了我们。但是她的声音是永远年轻的,只要和她交谈一次就不会忘记她说话的声音和神态。

我们谈的最多的是关于幼儿文学的写作。我记得有几次在不同的场合中,听到了她关于幼儿文学创作的感受和经验。她曾经说过,给小娃娃写作要有一种亲近感,就像当面和小娃娃们说话一样。她曾经说起过给小娃娃写作要便于听,便于懂,便于记得。虽然小娃娃不识字,但那些朗读的声

音,孩子们不会忘记,这就需要,不仅仅眼里有孩子,心里也有孩子,是带着一种最诚恳的感情给孩子们讲故事的。

她曾经这样论述儿童文学。她说,儿童文学即使是写给不识字的小娃娃来听,但究其本质来说,幼儿文学也是一种著述,一种为幼儿写作的文学。是作者讲给小娃娃听的故事,幼儿文学虽然是印在书上的字,但这书更是声音的载体。幼儿文学是声音的艺术,是长久流传,世代记忆的文学。我记得她曾经具体地谈过她的创作,她强调文学的口语化和音乐性,即使是讲故事,那语言也要有节奏感,多用短句,少用修饰语。我特别注意到,在她的故事里常常穿插着儿歌和小诗,读起来在叙述和歌唱之间就有了节奏的变化。感受到这种音乐性,常常可以让音韵牵引着你去写作。记得1985年,她约我为她的木偶剧《长寿草》写两首插曲的歌词,阅读她戏剧脚本,我立即进入了状态,带着韵律去写作,是韵律牵引着,很顺畅地完成了任务。

为了吸引孩子愿意听这个故事,她讲过即使是很短的一篇小童话,也要特别注意开头,每一篇作品的开头,她都要修改到七八

遍,直到她认为,开头的第一二句话就能吸引住小娃娃,才能定稿。她的这些经验之谈,都是用非常亲切的,像话家常似的,那声音里的暖,让我们很容易记住了她的经验之谈和创作的原则。

我记得最清楚的是,那个时候每隔一段时间她就会给我打电话,问我最近写了什么。我常常为自己的文思枯竭而惭愧。她告诉我,你要多写一点短的童话。她鼓励我,你的小童话有诗意。写这样短的童话,便于构思,便于修改,能使作品精益求精。她这是多次的叮嘱。每当我为幼儿写作的时候,常常想起她的这些话,她声音里的暖,对我来说是一种鼓励,一种激励。在那段时间里,我读了很多她的幼儿童话,我读出的声音好像变成了她的声音,充满着声音里的暖。

记得在2007年,我去鲁院给高研班讲一次课。在那次课下休息时,不少年轻的朋友都谈起他们去拜访葛翠琳大姐的情景,她和他们谈起了给孩子创作要有情有爱,这次的拜访,不仅仅感受到了她声音的暖,每个人还得到了一件礼物,有的是一条围巾,有的是一件风衣。她叮嘱每一个人注意保暖。这些琐细的小事儿,他们每一个人都记得那



声音里的暖,是发自肺腑的声音。

我知道许多年轻的作者获得过冰心儿童文学奖。现在,当他们看到这沉甸甸的奖杯时,好像又要想起了她的那些叮嘱和关怀。

现在葛翠琳大姐永远离开了我们,但她的精神,她的爱,她的声音,永远在天地之间回荡。无论什么时候,我们阅读她作品时,都能听到我们熟悉的声音。她的声音里有源源不断的温暖,暖着儿童文学,暖着我们的孩子们。



在重大题材上的新开拓

徐德霞

重大题材创作一直备受童书出版界的重视与关注,有过很多有益探索 and 尝试,也出现了很多可圈可点的优秀之作,我以为邹雷的《行走的学校》当属此列。这是一部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并重的长篇纪实文学。作者在艺术上匠心独运,书名“行走的学校”恰当贴切,一语道尽百年前新安旅行团的特色生活。作品内容重而不沉,轻而不飘,趣而不俗,在重大历史题材创作中别开生面。

1935年,正值抗日战争时期,是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,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站在时代潮头,以独有的远见卓识,提出了“生活即教育,社会即学校”的新型教育理念。新安小学第二任校长汪达之践行陶先生的教育思想,首次打出了“新安旅行团”的旗帜,带领着14位小团员从淮安出发,进行长途修学,后历经17年风云岁月,新安旅行团从14名队员发展到600多人,发展儿童18万人,行程数万里,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。他们以文艺为武器,唤起民众抗日救亡,宣传党的主张,展现爱国奋进的精神风貌,开创了我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个传奇,谱写了中国少年运动史上的光辉一页。

我们常说岁月如流水,今天的故事很快就会变成往昔的回忆,一段段历史,许许多多的仁人志士,盖世英雄以及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和英雄故事都会被沉淀下来,凝结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,成为历史的宝藏。作家及出版者慧眼独具,在浮浮沉沉的历史长河中,挖掘出“新安旅行团”这段红色历史,本身就很有意义。

对于当代少年儿童来说,读这部作品,无异于一次精神洗礼,至少可以感悟到三种精神:一是家国情怀。新安旅行团的成员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前途紧密相连,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挺身而出,尽其所能宣传抗战,本身就是为抗日救国做贡献;二是不畏艰难困苦乐观主义精神。新安旅行团没有经费,孩子们一直处于缺乏衣食、居无定所的状态。但他们心中有方向、有目标、有梦想,始终沸腾着一腔热血,澎湃着一种激情,以精神上的富足消弥了物质上的贫困,整个作品自始至终洋溢着一种乐观向上的精神品质;三是团结互助的集体主义精神。新安旅行团少年们走出校门,融入到广阔的社会生活之中,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,旅行团这个小集体就是每个人的依靠。在没有固定校舍,也没有专业教师的情况下,他们实行“小先生制”和民主生活会,自我教育,自我管理,大家团结一心,互相帮扶,每个人都能得到生活上的照顾和精神上的成长。

教育是立国之本,教育的根本是“培根铸魂,立德树人”。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,陶行知、梁启超、胡适、蔡元培等一批有思想、有远见的教育家就十分重视教育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新安旅行团是一次儿童教育实践教育活动,是在旧教育制度下的一种新尝试和教育改革。尽管时代不同了,但新安旅行团奉行的教育理念,比如“知行合一”的思想,倡导“生活即教育,社会即学校”的办学思想,对当代教育也有一定的启示作用。另外,孩子们深入到火热的社会生活之中,既唤醒民众,服务生活,改造生活,同时也在实践中学习,通过自编自创自演小话剧、小歌舞,办报纸、办杂志,放电影,这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方式,对于民众和自身是一种互惠互利、双向进步的举措。17年,孩子们在实践中锻炼成长,新安旅行团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政治、军事、科技、文艺、教育等方面的人才,同时也留下了一批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。这种精神财富也是没有国界的,具有普遍价值和意义。

从文学的意义上来说,这也是一部具有独创性、文学品质很高的长篇纪实小说。说实话,时隔百年,能不能还原历史,怎么呈现历史,对于没有经历过战火硝烟的当代年轻作者来说,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。而作者邹雷写新安旅行团的这段历史,仿佛信手拈来,驾轻就熟,举重若轻,写得妙、写得巧,可见他在战争题材创作上深厚的修炼。

首先,作者既忠实于历史,又精于提炼整合历史资料,并为自己所用。特别是他擅于揉碎史料,把那些枯燥的、艰涩的“硬核史实”读熟读透、掰开揉碎,经过一番精心重塑与艺术建构,让作品真情充盈、鲜活生动,既有强大的感召力又有独特的艺术感染力。最可贵的是,作者并没有回避含血带泪、举步维艰的事实,而是刻意彰显逆境中的坚韧、艰难中的乐观、困境中的相互帮扶和爱国志士的慷慨资助,从而成就了一个有大情怀、大抱负,有歌有笑、有温度、有情趣的独特修学故事。

其次,作者将那种充沛丰盈的情感、热烈自信的情绪贯彻始终,一个接一个生动好玩的小故事如滔滔江水倾泻而下,极其流畅。作品的代入感很强,从一开始,洪水中的小木盆带来一个“小盆友”,到最后一章,14位最早的小团员各安其身,史料真实完整,没有违和感,读者仿佛一下子就被带进那个烽火连天的苦难岁月,有种难得的身临其境之感。

动态

文学刊物《万松浦》开设儿童文学对话专栏“贝壳谈话录”

1980年1月,在当时的烟台师专,即今天的鲁东大学校园里,出现了一份名为《贝壳》的校园文学刊物,手工蜡纸刻板油印,最初不定期印行。刊名《贝壳》是儿童文学作家萧平先生拟定的。人们可以从创刊号上看到张炜、矫健等熟悉的名字。今天,作为一份大学生校园文学刊物,《贝壳》的光彩依然在校园内闪烁着。

2019年、2021年的初夏时节,鲁东大学张炜文学研究院在校园里承办了前两届“贝壳儿童文学周”,一时名家云集。如今,由张炜先生提议在文学刊物《万松浦》上开辟儿童文学对话专栏“贝壳谈话录”,该专栏从2023年第1期开始开设。

儿童文学对话专栏“贝壳谈话录”特邀鲁东大学兼职教授方卫平主持。首期话题围绕“中国儿童文学需要什么”

展开,邀请张之路、梅子涵、刘海栖、刘琼、瓦当、许廷顺等校外作家、评论家、编辑参与。诚如方卫平在“引言”中说的:“今天,儿童文学受到的总体关注可能是空前的,它的发展机遇也前所未有。同时,儿童文学面临的问题也可能是空前复杂的。变化的创作与出版环境、文学和文化观念、媒介方法与手段等等,带来了儿童文学发展的新考验、新挑战。在当前儿童文学创作和出版的热闹非凡中,我们尤其需要沉静下来,认真、严肃地思考它的现状与未来、既有与可能。”在每一个时代,这样的思考都不可或缺,也弥足珍贵。更重要的是,这种思考本身也是反思的对象,要有不断经受现实的反诘与质询的学术自觉。据悉,第二期对话“什么是儿童文学的艺术常识”已完稿,即将与读者见面。(教鹤然)

《小熊很忙·新年嗨翻礼盒》近日与小读者见面

近日,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的英国作家本吉·戴维斯著绘的《小熊很忙·新年嗨翻礼盒》(全6册)与小读者们见面。

《小熊很忙》是一套给0-4岁幼儿读者阅读的经典中英双语纸板书,其中朗朗上口的中英双语歌谣,有助于培养宝宝的英语语感和学习兴趣,为他们爱上阅读打下良好基础。书中包含超多有趣的互动操作页,小手推一推、拉一拉、转一转、滑一滑,每页都有大惊喜,既锻炼了小朋友手眼的灵活性,又鼓励他们主动探索,让阅读充满惊喜和乐趣,孩子从“玩”中去探索世界。本书支持多种点读笔点读,点一点就可以跟读地道的中英双语,听趣味角色故事、丰富环境音效,给小朋友生动丰富的点读体验。

《小熊很忙·新年嗨翻礼盒》是包含2022年11月出版的新作《小熊很忙·



欢喜过新年》的特别定制礼盒,超有趣的沉浸式视听体验让孩子们度过充满创意的传统新年,礼盒包含6个趣味主题,分别是救援小英雄、滑雪真快乐、开心游乐园、小小飞行员、动物管理员和欢喜过新年!让孩子们和小熊一起欢乐过新年!(少文)

评论

逃离乡村抑或守望家园

读罗大佺长篇儿童小说《萤火虫之约》 □胡建坤



罗大佺的长篇儿童小说《萤火虫之约》已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,读后给我带来了惊喜和震撼。作家罗伟章评论作者:“在不长的篇幅里,既写出了乡村的艰难,又写出了乡村的希望,值得广大读者一读。”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周大新也称:“语言朴实,人物形象鲜活,乡土气息浓厚,故事催人泪下,是近年来反映农村生活的一部好作品。”我个人认为,这些评论恰如其分地评价了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。

《萤火虫之约》主要讲述西南地区隰州市(县级市)药王谷镇三瓢水村留守儿童、问题少年斑斑历经生活磨难,在班主任老师羊一庄和社会各界的关心帮助下,改正自身缺点,克服家庭困难,考上了重点大学,学有所成后选择回到故乡,建设美丽家园的故事。小说涉及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存在的留守儿童、乡村教育、生态危机等诸多问题,极为引人深思;小说描写的爱心相助故事,极为感人肺腑。我个人认为,这是近年来出现的聚焦农村现实状况,表述农民在社会转型时期付出的艰辛,展望乡村振兴未来不可多得的一部好作品。

故事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的3月,这是一个寓意丰富的时间点——春日降临,万物复苏,希望随之而来。羊一庄这个重点大学毕业的高材生,来到了偏僻的药王谷中学,担任高中一年级一班的班主任教师。任职伊始,羊一庄就遇到问题学生斑斑和同学打架。小说以斑斑为引子,开始缓缓展开了故事的叙述。

由于农村经济落后,加之受到外出打工潮的影响,斑斑的父母迅速被卷入了进城务工的洪流。但斑斑的父母以及邻居到城市后,体会到的却是巨大的落差——在农村种田相比,除了能多挣点钱外,不仅工作辛苦,而且不断遭受各种歧视。更为严重的是,他们的权益有时还无法得到根本的保障。这是90年代以来城市化进程逐渐加快,成千上万的农民工涌入城市务工后,经济状况得以改善,个人生活水平逐步提高,但也承受压力、做出牺牲的时代缩影。

在了解斑斑的家庭背景之后,读者就能理解斑斑为何会成为问题少年。他是一个留守儿童,父亲在打工时意外去世,母亲下落不明,斑斑不单心灵上无依无靠,生活上还需要照顾年迈的奶奶和幼小的妹妹,学习成绩因此下滑也在预料之中。但因此在学校遭受班主任老师章曲溪的严重体罚和同学兔子、冬狗的无情嘲讽。繁重的生活,让斑斑本应不谙世事的童年变得繁琐而沉重,看着别人能够享受父母的慈爱和温暖,而他却只能独自承担生活的痛苦和烦恼,斑斑渐渐感到了命运捉弄人,生活不公平。于是一向温顺可爱的小斑斑,变成了一只龇牙咧嘴的大狼狗,谁要看他不顺眼,他就看谁不顺眼,谁要惹着他,他就咬谁一口,任何事情都可能成为斑斑宣泄不满的替代品。一个山村少年,由此成为问题学生。应该说,这也是社会转型时期农民离开土地进城打工后付出的代价。这个代价具有一定的乡村代表性。幸运的是,斑斑遇到了羊一庄,一位热爱教育、对学生高度负责的青年教师。经由他的耐心引导、鼓励,斑斑终于转变成为一个热爱学习、积极向上的学生,最后考上了重点大学,成为三瓢水村和药王谷中学学校的骄傲。

小说最意味之处在在于结尾处斑斑毕业后的选择。他和羊一庄一样,选择回到家乡,成为家乡发展的一份子。通过发展生态旅游,带领三瓢水的老乡,成功踏上致富之路。

在小说的开头,羊一庄同样面临抉择:是留在生活优越的城市,还是返回条件艰苦的乡村?最终他毅然奔赴乡村,这样的选择也收获了理想中的效果——他给乡村的小孩子带来了希望,一些如斑斑这样的同学的命运也随之改变,小说呈现了“走出乡村一回归故乡”这一引人深思的结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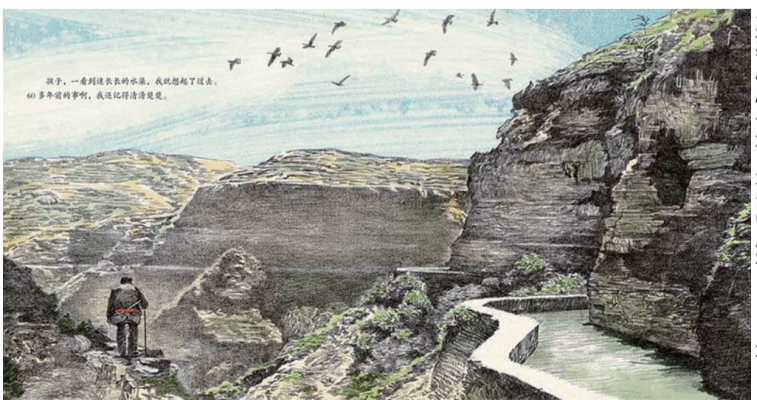
小说中村里人出走的原因有两种:务工和求学。外出求学的人,凭借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,甚至扮演着拯救乡村的重要角色,羊一庄和斑斑就是其中的代表。外出务工者则呈现截然不同的结果:有人勤勤恳恳,日益发达;有人悄无声息,一无所获。斑斑的父亲属于后者。此番设置别有深意,作者笃信唯有知识能真正改变命运。斑斑和羊一庄回归家乡、建设家园,这样的设定呈现了作者对乡村深沉的爱。他向我们抛出提问:有才的农村青年应当何为?是否必须逃离农村?他也在作品中给出了一个较为折中的办法:青年学以致用,让“村庄”走出困境,在建设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价值,实现集体与个体的“双向奔赴”。

此外,小说开篇关于保留还是撤掉“药王谷学校”的问题也值得思考。其实,他影射的就是当下乡村的教育问题:是撤乡并镇,让村里的小孩子去城里上学?还是保留乡村学校,让教育资源适当向乡村倾斜——正如小说中所写的那样,调拨优质的教师去乡村教书?实际上,时至今日,很多乡村的学校被撤换,村民为了孩子的发展,只能去城里租房、买房。但这样的情形又难免会产生诸多社会问题。如此,这种生活方式是否真的适合广大农民,适合他们的孩子?小说中,药王谷中学校得以保留,这更适合乡村的发展,也更契合自然教育、生态教育、劳动教育等新型教育理念。

最后,小说还涉及乡村的生态问题。羊一庄的家乡本来山清水秀,后来污染严重,斑斑则选择生态旅游带领乡亲致富。这些都表明了作者的观点,那就是以破坏环境换取经济发展绝不可取。虽然城市化趋势难以逆转,但作者并不采取简单的抵抗态度,而是尝试为乡村和村民找出路,这和乡村振兴的精神是不谋而合的。另外,小说以萤火虫的故事开始,文中也多次出现萤火虫的传说。这样的安排不仅是为了让小说具备童话色彩,其实,小说中的“萤火虫”也是生态和谐的象征,小说的名字“萤火虫之约”则显现出作者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景。

小说的作者罗大佺从小在乡村长大,离开校园回当了将近10年农民,他了解乡村环境,熟悉乡村生活,了解乡村需求。一直以来,他都以文学的方式表达着自己对乡村命运真诚的关切,《萤火虫之约》就是他为乡村吟唱的一曲饱含忧思和期盼的歌。

插图欣赏



《那里有条高高的河》插图,刘九鸣绘;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,2022年11月。